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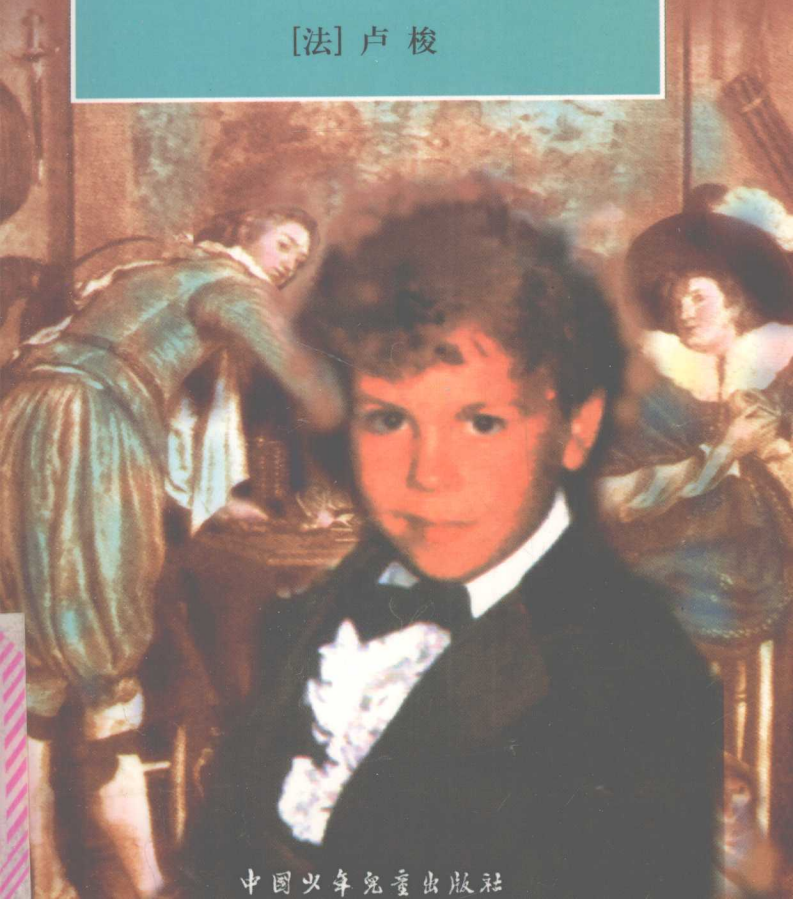
青少年文学修养速读本



中外文学作品赏析

# 爱弥儿

[法] 卢梭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青少年文学修养速读本  
中外文学作品赏析



缩编 颜 浩 赏析 颜 浩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爱弥儿/(法)卢梭著;颜浩缩编、赏析.  
—北京: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2000.11  
(中外文学作品赏析)  
ISBN 7-5007-5488-4

I. 爱… II. ①卢…②颜… III. 长篇小说—法国—近代 IV. 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0)  
第75701号

封面设计:简毅 华胤

版式设计:缪惟

责任编辑:李童

中外文学作品赏析丛书

## 爱弥儿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址:北京东四12条21号 邮编:100708

张家口市印刷总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787×970 1/32 4印张 印数:15000册

2000年12月河北第1版 2000年12月河北第1次印刷

ISBN7-5007-5488-4/G·4280 定价:4.80元

凡有印装问题,可向本社出版科调换

本社24小时销售咨询热线(010)84037667

## 作者简介

让·雅克·卢梭 (1712—1778)，法国著名启蒙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学家和文学家。他出身在瑞士日内瓦一个钟表匠的家庭，早年丧母，被寄养在萨莱夫山脚下的一个牧师家中。1741年，卢梭来到巴黎。此后他在威尼斯担任过大使秘书，改编过伏尔泰的剧本，在歌剧院演奏过自己的作品。1749年，他在题为《科学和艺术有助于伤风败俗还是敦风化俗》的征文中持与时论相反的观点，使他的论文大获成功，他也因此在一夜之间声名大振。1762年卢梭在安静的蒙莫特西完成了《新爱洛绮丝》、《社会契约论》和教育论著《爱弥儿》的创作。

*Bian Zhe De Hua*

## 编者的话

古人云：行万里路，读万卷书，说的是人应该使自己的知识渊博起来，精神丰富起来。现在，行万里路好办，可以交通工具代步，但要读万卷书，谈何容易？且不说人生苦短，我们尽其所能读到的书，大概也远远够不上“书山”的一角，或者是“书海”的一粟吧？更何况，每天都有大量的新书出版，“书山”在不断增高，“书海”也在不断扩大。如何才能用有限的时间和精力来阅读尽可能多的作品呢？为此，我们编写了这套《中外文学作品赏析》丛书。

本套丛书选取了古今中外影响较大的 175 部（200 册）文学作品，每部作品包括：作者简介、作品缩编和作品（原著）赏析。这些作品中，有的是流传很广、深受好评的经典佳作；有的是独具特色的名著；有的则是在一段时间内或一类作品中的代表作。阅读这些作品，既能了解名家名著的主要特色，也能开阔眼界、增长知识、提高文学修养。

其实，前人早就做过这样的工作，那些“简介”“提要”之类的书，都可以看做是引领读者攀登“书山”、畅游“书海”的引路之作，我们正是在前人的启

*Bian Zhe De Hua*

示下，重新梳理和归整出这套适合青少年阅读的文学作品，在尽量保持原作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前提下对原著进行了缩编，并且邀请专家就作品为读者撰写了艺术鉴赏式的导读，使阅读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也许这套丛书的编辑工作还不够细密，还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但我们仍然要感激那些为我们选辑作品和写作赏析文章的作者们。他们的工作看似简单，但要从良莠相杂的书海里“淘”出好书，也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儿。

希望这套丛书能成为读者享受阅读快乐的朋友！

*Si Mi Er*

出自造物主之手的東西，都是好的，而一到了人的手中，就全變壞了。他要強使一種土地滋生另一種土地上的東西，強使一種樹木結出另一種樹木的果實；他將氣候、風雨、季節搞得混亂不清；他殘害他的狗，他的馬和他的奴僕；他擾亂一切，毀傷一切東西的本來面目；他喜愛醜陋和奇形怪狀的東西；他不願意事物是天然的那個樣子，甚至對人也是如此，必須把人像練馬場的馬那樣加以訓練；必須把人像花園中的樹木那樣，照他喜愛的樣子弄得歪歪扭扭。

不這樣做，事情可能更糟糕一些；我們人類不願意受不完善的教養。在今天的狀況下，一個生來就沒有別人教養的人，他也許簡直就不成樣子。偏見、權威、需要、先例以及壓在我們身上的一切社會制度都將扼殺他的天性，而不會給它添加什麼東西。他的天性將像一株偶然生長在大路上的樹苗，讓行人碰來撞去，東彎西扭，不久就弄死了。

我懇求你，慈愛而有先見之明的母親，因為你善於避開這條大路，而保護這株正在成長的幼苗，使它不受人類的各種輿論的衝擊！你要培養這棵幼樹，給它澆澆水，使它不至於死亡；它的果實將有一天會使你感到喜悅。趁早給你的孩子的靈魂周圍築起一道圍牆，別人可以跨出這道圍牆的範圍，但是你應當給

*Ami Er*

它安上栅栏。

我们栽培草木,使它长成一定的样子,我们教育人,使他具有一定的才能。如果一个人生来就又高大又强壮,他的身材和气力,在他没有学会如何使用它们以前,对他是没有用处的;它们可能对他还有所不利,因为它们将使别人想不到要帮助这个人<sup>①</sup>。于是,他孤孤单单的,还没有明白他需要些什么以前,就悲惨地死了。我们怜悯婴儿的处境,然而我们还不了解。如果人不是从做婴儿开始的话,人类也许是已经灭亡了。

我们生来是软弱的,所以我们需要力量;我们生来是一无所有的,所以需要帮助;我们生来是愚昧的,所以需要判断的能力。我们在出生的时候所没有的东西,我们在长大的时候所需要的东西,全都要由教育赐与我们。

这种教育,我们或是受之于自然,或是受之于人,或是受之于事物。我们的才能和器官的内在的发展,是自然的教育;别人教我们如何利用这种发展,是人的教育;我们对影响我们的事物获得良好的经验,是事物的教育。

---

① 他同别人在外表是一样的,如果没有语言和用语言表达的思想,他便无法使人知道他在哪些地方需要别人帮助,因为在他的外表上别人是看不出他有这种需要的。



*Abi Mbi Er*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由三种教育培养起来的。一个学生，如果在他身上这三种教师的不同的教育互相冲突的话，他所受的教育就不好，而且将永远不合他本人的心意；一个学生，如果在他身上这三种不同的教育是一致的，都趋向同样的目的，他就会自己达到他的目标，而且生活得很有意义，这样的学生，才是受到了良好的教育的。

在这三种不同的教育中，自然的教育完全是不能由我们决定的，只有人的教育才是我们能够真正地加以控制的。不过，我们的控制还只是假定的，因为，谁能够对一个孩子周围所有的人的言语和行为通通都管得到呢？

一旦把教育看成是一种艺术，则它差不多就不能取得什么成就，因为，它要成功，就必须把三种教育融合一致，然而这一点是不由任何人决定的。我们殚思极虑所能做到的，只是或多或少地接近目标罢了。不过，要达到这一点，还需要有一些运气哩。

因此，必须把一切都归因于这些原始的倾向，如果我们所受的三种教育只不过是有所不同的话，这是可以的。但是，当三种教育彼此冲突的时候，当我们培养一个人，不是为他自己，而是为了别人的时候，又怎样办呢？这样，要配合一致，就不可能了。由于不得不同自然或社会制度进行斗争，所以必须在教育成一个人还是教育成一个公民之间加以选择，

*Ami Mi Er*

因为我们不能同时教育成这两种人。

人们只想到怎样保护他们的孩子,这是不够的,应该教他成人后怎样保护他自己,教他经受过命运的打击,教他不要把豪华和贫困看在眼里,教他在必要的时候,在冰岛的冰天雪地里或者马耳他岛的灼热的岩石上也能够生活。你劳心费力地想使他不至于死去,那是枉然的,他终归是要死的。那时候,虽说他的死不是由于你的操心照料而造成,但是你所费的这一番苦心是可能被误解的。所以,问题不在于防他死去,而在于教他如何生活、生活,并不是呼吸,而是运动,那就是要使用我们的器官,使用我们的感觉,我们的才能,以及一切使我们感到我们的存在的本身的各部分。生活得最有意义的人,并不就是年岁活得最大的人,而是对生活最有感受的人。虽然年满百岁才寿终而死,也等于他一生下来就丧了命;如果他一直到临死的那一刻都过的是最没有意义的生活的话,他还不如在年轻的时候就走进坟墓好哩。

我们种种智慧都是奴隶的偏见,我们的一切习惯都在奴役、折磨和遏制我们。文明人在奴隶状态中生,在奴隶状态中活,在奴隶状态中死:他一生下来就被人捆在襁褓里;他一死就被人钉在棺材里;只要他还保持着人的样子,他就要受到我们的制度的束缚。

*Ami Mi Er*

穷人是不需要受什么教育的，他的环境的教育是强迫的，他不可能受其他的教育；反之，富人从他的环境中所受的教育对他是最不合适的，对他本人和对社会都是不相宜的。自然的教育可以使一个人适合所有一切人的环境，所以，与其教育穷人发财致富，不如教育富人变成贫穷。因为，按这两种情况的数字来说，破产的比暴发的多。所以，我们要选择一个富有的人。我们深信，这样做至少是可以多培养一个人的，至于穷人，他是自己能够成长为人。

由于以上的原因，所以我不认为爱弥儿生长名门有什么不好。这毕竟是抢救了一个为偏见所牺牲的人。

爱弥儿是一个孤儿。他有没有父母，这倒没有什么关系。我承担了他们的责任，我也继承了他们的全部权利。他应该尊敬他的父母，然而他应该服从的只是我。这是我的第一个条件，或者说得确切一点，我惟一的条件。

我对上述条件还要附加一点，其实这一点也只是以上条件的继续而已。那就是，除了我们俩人同意以外，谁也不能把我们分开。这一条是至关重要的，我甚至希望学生和老师也这样把他们自己看做是不可分离的。把他们一生的命运始终做为他们之间共同的目标。一旦他们觉察到他们以后是要离开的，一旦他们看出他们有彼此成为路人的时刻，他们

*Ami Er*

就已经成为路人了；各人搞各人的一套，两个人都一心想到他们将来不在一块儿的时候，因此，只是勉强地相处在一起。学生把老师只看做他在儿童时候遇到的灾难，而老师则把学生看做一个沉重的负担，巴不得把它卸掉，他们都同样盼望彼此摆脱的时刻早日到来。由于他们之间从来没有真心诚意的、依依不舍的情谊，所以，一个是心不在焉，一个是服管教。

但是，当他们像从前在一起生活那样，彼此尊重，他们就会互相爱护，从而变得十分的亲热。学生不会因为向在儿童时曾跟着的而到成年时又结为朋友的人学习而觉得羞愧；老师也乐于尽心竭力，等待收获果实，他赋与他学生的种种德行，就是他准备他老年时候享用其利益的基金。

这个预先做好的约定，假设了分娩是很顺利的，而且孩子也长得很好，又活泼又健康。一个做父亲的，在上帝赐与他的家庭中不能做任何选择，也不应该有偏心，所有他的孩子，都同样是他的孩子；他们对他们都要一样地关心，一样地爱护。不管他们是不是残废的，不管他们的身体是弱还是强，他们之中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寄存品，他应当考虑他手里的这个寄存品。婚姻不仅是夫妇之间的一项契约，也是同大自然订立的一项契约。

我希望人们使孩子习惯于看新事物，这样，可把

*Ami Mi Er*

他培养成一个勇敢的人。

当赫克托向安德罗马克告别的时候，小阿斯塔纳克斯被他父亲头盔上飘动的羽饰吓了一跳，于是就认不出他的父亲来，哭哭啼啼地扑到乳母的怀里，使他的母亲一边含着眼泪一边又苦笑起来。应该怎样来消除这种恐惧呢？赫克托是这样做的：他把头盔放在地上，然后去逗弄孩子；在孩子稍稍安静下来的时候，赫克托也没有到此就算了；他走到头盔那里，玩弄羽毛，并且叫孩子也来玩弄；最后，如果一个妇女敢用手去拿赫克托的军器的话，乳母就该走过去把头盔拿起来，一面笑着，一面把它戴在自己的头上。

如果说要锻炼爱弥儿听惯枪声的话，我就先在短銃里点一个信管，这突然而眨眼即灭的火焰，这闪光，将使他感到欣喜；跟着，我又多加一点火药，再做一遍；我逐渐地用短銃发射少量的没有弹塞的弹药，然后再发射较多的弹药，最后我就能够使他习惯于长枪、白炮和大炮的射击以及最吓人的爆炸了。

我曾经观察过，孩子们是不怎么畏惧雷鸣的，除非那霹雳的声响确实可怕、震耳欲聋，否则他们是不害怕的。只有在他们知道有时候雷是可以伤人或打死人的时候，他们才会产生惧怕的心理。当理智开始使他们感到恐惧的时候，我们就要用习惯使他们振奋起来。只要我们循序渐进，就可以使大人和孩

*Si Mi Er*

子对一切都无所畏惧了。

在生命开始的时候，记忆力和想像力尚处在静止的状态，这时候，孩子所注意的只是在目前对他的感官起影响的东西。由于他的感觉是他的知识的原料，所以要按照适当的次序让他产生感觉，这就要培养他的记忆力，使它有一天能按同样的次序把这些原料供给他的智力。不过，由于他只知注意他的感觉，所以先给他清楚地指出这些感觉和造成感觉的事物之间的联系就够了。他什么东西都想去摸一摸，什么东西都想去弄一弄：他这样地动个不停，你绝不要去妨碍他，因为这可以使他获得十分需要的学习。正是这样，他才能学会用看、摸<sup>①</sup>和听的办法，特别是把看见的样子和摸着的样子做一个比较，以及用眼力来估计他用手指摸一下会有怎样的感觉——学会用这些办法来了解物体的冷热、软硬和轻重，来判断它们的大小、它们的样子和能够感觉出来的种种性质。

我们只有通过行动，才知道有些东西不是同我们一体的；只有通过我们自己的行动，我们才能获得远近的观念。一个孩子因为没有这个观念，所以不

---

① 在孩子们的感觉器官中，嗅觉器官的发达是最迟的：一直到两三岁的时候，他们好像还嗅不出好的或坏的气味来；我们发现，他们像一些动物那样，对气味是不在乎的。

*Abi Mbi Er*

管物件是挨在他身边或是离开他一百步远，他都没有分别地伸手去拿。他是那样地使劲，以至在你看来认为是一种指挥的信号，是命令物件到他身边，或者命令你把它拿到那里。其实不是这样的，只是因为最初出现在他脑子里的东西，然后又出现在他的眼睛里，而现在他认为就在他的手指前边；他只能想像他伸手即可触及的距离。因此，应该使他们常常走动，把他们从一个地方带到另一个地方，使他们感觉到地方的变换，以便使他们学会怎样判断距离。当他们开始能够分辨远近的时候，就需要改变方法，就不应当喜欢抱他们到哪里，就抱他们到哪里，也不应当照他们的意思高兴到什么地方，就到什么地方。因为，只要他们的感觉没有弄错，他们的行动就要随原因而改变。这种改变是值得注意的，需要加以解释的。

当别人的帮助对于满足需要成为必要的时候，由于这种需要而产生的不舒服感觉，就用信号表达出来。孩子之所以啼哭，就是由于这个原因。他们哭的时候很多，这是必然的。他们的种种感觉既然是感性的，所以当他们感到舒服的时候，他们就不声不响地享受，当他们觉得难过的时候，他们就用他们的语言说出来，要别人来解除他们的痛苦。只要他们是醒着的，他们差不多就不能够处在无感觉的状态；要么，他们是睡着的，否则就有所感受。

*Ai Mi Er*

我们所有的一切语言都是艺术品。长期以来，人们就在探寻是不是有一种人人共同的自然语言。毫无疑问，这样一种语言是有的，那就是孩子们在懂得说话以前所用的语言。这种语言不是咬清音节发出来的，但他们的声音是有抑扬的、响亮的、可以理解的。由于使用了我们的语言，就使我们对这种语言加以轻视，竟至把它完全忘记了。我们对孩子们进行研究，马上就会从他们那里重新学会这种语言。乳母就是教我们学这种语言的老师。她们听得懂她们所哺育的乳儿所说的一切话，她们能够回答他们，她们和乳儿都能清楚地了解对方的谈话；虽然她们说的是一些字眼，但这些字眼完全是没有用的；他们听懂的，并不是这些字眼的意思，而是伴随这些字眼的声调。

除了声语之外，还有手势语，其效力并不比前者差。不过，这种手势不表现在孩子们的柔弱的手上，而表现在他们的脸上。在这些还未长成的脸上竟有表情，这是很令人惊异的。他们的面貌以难以想像的速度随时变化着，你可以在他们的脸上看见微笑、欲望和恐惧像闪电似地出现，又像闪电似地消逝；每一次都使你觉得，你所看见的是另外一个面孔。他们面部的肌肉当然比我们面部的肌肉更灵活。然而，他们的眼睛却很迟钝，差不多是一无表情的。在他们那样的年龄，只有物质的需要，所以他们的信号



*Ami Er*

应该是这种形式：感觉表现在脸相上，而感情则表现在目光上。

由于人最初是处在艰难和柔弱的境地，所以他最初的声音是悲泣和啼哭。婴儿觉得他有所需要，然而自己又不能满足这种需要，于是哭起来，恳求别人的帮助；如果他饿了或渴了，他就啼哭；如果他太冷了或者太热了，他就啼哭；如果他需要活动，而人们又硬要他休息，他就啼哭；如果他想睡，而人们又打扰他，他就啼哭。他的生活愈不能由他支配，他就愈是经常地要求人们对它加以改变。他只有一种语言，其原因，可以说是由于他身上只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由于他的器官尚未发育完善，所以他还不能辨别它们不同的感受。所有一切不如意的事情，对他来说都能形成痛苦的感觉。

这些哭声，人们认为是一点儿也不值得注意的，然而从其中却产生了人和他周围的一切环境的第一个关系：用来构成社会秩序的那条长长的锁链，其第一环就是建造在这里的。

当孩子啼哭的时候，他是感到很不舒服的，他有他自己不能满足的某种需要：我们要进行观察，研究他需要什么，找出他的需要之后，加以满足。当我们研究不出他需要什么，或者不能加以满足的时候，他就继续啼哭，而我们感到厌烦；于是哄哄他，好叫他闭嘴不再啼哭，要不然就轻轻摇他，或者唱个歌儿催